

面朝大山的约定

■杨茂生 杜意亮

山高路远情相依

■刘 喆

情到深处

贵州凯里五寨村,被连绵起伏的大山环抱着,山顶薄云笼罩,漫山遍野的树木宛若绿色海洋,随风荡起阵阵波涛。

岁月悠悠,大山孕育了苗族人民朴实坚韧的性格,也见证了一段段感人至深的军史故事。多年前,红军战士经过苗寨,帮助群众开垦荒地、修缮房屋……动人往事汇聚成军民鱼水情深的画卷,被当地人铭记于心。拥军传统,在苗寨传承。

抗美援朝时期,苗寨子弟积极响应祖国号召,毅然奔赴异国他乡。双胞胎兄弟文孝和文敬的二爷便是其中一员。

从小,文孝和文敬就喜欢坐在小板凳上,听奶奶讲二爷当兵的故事。祖孙三人一边交谈,一边望着大山,直至夕阳西下,村里升起袅袅炊烟。

2020年,文孝和文敬一起报名参加。那天,兄弟俩悄悄走到奶奶身后,拿出红色的入伍通知书。奶奶颤抖着双手接过通知书,喃喃地说:“老大、老二长大了!”

文孝轻轻靠在奶奶身上,文敬握住奶奶的手:“奶奶,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干活不要太累了。”奶奶笑着点了点头,叮嘱道:“到了部队好好干,听组织的话,不用担心我。”

入伍前那段日子,文孝和文敬放心不下年迈的奶奶,每天天不亮便起床干活,除草、翻菜园、捡柴火……入伍前一夜,文孝和文敬干完活,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彼此看着一个劲儿笑。

次日清晨,鞭炮声响起,山谷、道路两旁挤满前来欢送的村民,锣鼓声在山间久久回荡。还有几位老人,拿着煮熟的鸡蛋,往兄弟俩口袋里塞。文孝和文敬身穿迷彩服,胸前戴着红花,面庞俊朗帅气。他们与大家合影留念后,被簇拥着登上接兵大巴。

来到军营,文孝和文敬积极参加各项训练。新训结束时,兄弟俩都被评为“优秀新兵”。那天,文敬动情地对战友说:“我们兄弟俩入伍时,村里人都来送我们。我们只有加倍努力,才能不辜负乡亲们的期望。”

下连后,文孝去了防空营,文敬被分到侦察连。两人平时很少见面。他们约定,在部队扎根,干出一番成绩。一个周末,文孝突然接到了文敬的



插画:吴绍鑫

电话。虽然只有寥寥几句,但文孝还是觉察到文敬的情绪有些低落。他继续追问,文敬才道出实情。

“和我一起比拼狙击技能的,都是经验丰富的老班长……”文敬有些畏难。

“不管行不行,都要冲一把。在困难面前,咱可不能屈服。”文孝说。

哥哥的鼓励,让文敬信心满满,他全力投入集训。第二年,文敬顺利获得去集团军参加比武的资格。

那天,狙击训练场,细雨裹挟着寒风,一场狙击比武拉开序幕。来自不同单位的狙击手同台竞技,争夺“狙击精英”桂冠。夜间射击课目上,200米距离外,靶子上仅有点点光亮,狙击手要在弱光环境下精准击中目标。文敬调整好呼吸,子弹呼啸而出,打出“两弹穿一孔”的优异成绩。最终,文敬在8个课目中拿下7个单项第一,综合成绩位列第一。

“哥,我拿了第一名!”载誉归来,文敬第一时间给哥哥打电话分享喜悦。

“好样的,你是全家人的骄傲!”文

孝激动地说。挂断电话后,他忍不住拉着身边战友一起分享弟弟的好成绩。

二

一天傍晚,冷冽的风夹杂着细雨,吹得木门吱呀作响。昏黄的灯光下,文孝和文敬的父亲眉头紧皱,眼中布满血丝,怔怔地盯着面前的一摞身体检查报告。他的工资,勉强维持家里的日常开销。如今,母亲生病了,昂贵的医药费压得他喘不过气。他在屋里来回踱步,经过再三考量,决定先把这个消息告诉文孝。

“老大,你奶奶得脑血栓病倒了,家里实在忙不过来……”父亲的声音很疲惫。文孝紧握着手机,愣了一会儿,冷静地说:“爸,您先别告诉文敬。他最近有任务,别让他分心。”电话那头,父亲感受到了儿子的坚强和担当。

经过艰难抉择,文孝决定服役期满后退伍。面对文敬的数次留队鼓励,文孝都只是淡淡地回应。转眼间,退伍的日子如期而至。这一夜,文孝躺在床

上,望着墙上熟悉的标语,与战友们朝夕相处的时光像放电影般在他脑海里逐渐闪过。皎洁的月光透过窗户洒在身上,带来一丝清凉,却难以熄灭他内心的炽热。不知不觉间,枕头已被泪水打湿。

清晨,文孝早早起床,轻轻抚摸着那件陪伴自己在多场演习和日常训练中摸爬滚打的迷彩服,把“四有”优秀士兵奖章装入盒中。他深吸一口气,在心中告诉自己:“不管在哪里,我始终是一名光荣的军人。”

不久后的退伍仪式上,文敬目不转睛地看着文孝。这位优秀的苗族战士,此刻正缓缓将“光荣退伍”绶带佩戴在身上。文敬忍不住上前,一把紧紧抱住哥哥。文孝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流下了眼泪。

“在部队要越干越好,不要辜负组织的培养。”文孝努力平复情绪,紧握着文敬的手说道。

“放心吧,哥!”文敬眼里含着泪,点头承诺。

三

选晋军士后的第一年,文敬休假回家探亲。直到见到病重的奶奶,他才意识到,原来家人一直在瞒着自己。他走到奶奶床边,握住奶奶的手,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晚饭后,文孝和文敬一起来到山上。“哥,为什么不告诉我啊?”文敬问。“我是老大,家里该由我来照顾,你只管在部队好好干。”文孝用近乎是命令的口吻说。

听到这话,文敬扑到文孝怀里哭了起来。此刻,他不再是比武场上那个沉着冷静的精武标兵,而是被哥哥保护的弟弟。

“哥,你放心,我在部队一定干出个样来,不让你失望。”文敬擦干眼泪,坚定地说。

晚风徐徐,一群群鸟儿在山野间飞翔。文孝和文敬站在山上,一同望着远方。“兄尽孝,弟尽忠”,是兄弟俩新的约定。

文敬归队那天,山里又下起了雨。文孝起了个大早,给文敬做了早饭,将他送到车站。出发前,文敬向哥哥敬了个军礼,文孝立马回礼。随后,两人默契地转过身去。

“调整好呼吸……”狙击训练场上,文敬给新一批狙击手传授要领。如今,他是所在单位最年轻的狙击手教练员。文孝也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奶奶。“尽忠尽孝”,兄弟俩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继续勇毅前行。

家庭秀

清晰的棱角
像他坚毅的脸庞
每一寸,都饱含着
对祖国的热爱
深沉的绿色
像他威严的军装
每一分,都将坚守
刻在了心上
每一床军被里,都叠着一个梦
那里,有团圆的模样
陈 赫 配文

不久前,
陆军某部组
织“军营开放日”。因为一
级上士马海东向妻子关婷
婷分享内务整理心得的温
馨场景。
聂旺沙 摄

后,我更加努力地训练,成绩越来越好。

如今,母亲年纪渐渐大了,做鞋垫对她来说有些吃力。我常叮嘱她,不必再给我做鞋垫了,母亲却依然坚持。我们视频时,总能看到她坐在椅子上,缝一针,就拿远一点看看,接着再缝下一针。

一天,我问母亲坚持做鞋垫的原因,母亲笑着说:“你当兵,娘心里骄傲。家里也没啥活,想你的时候呀,我就打打格襻、缝缝鞋垫。”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做鞋垫就是母亲排解思念的方式。在那反反复复的穿针引线里,在那丝丝缕缕的缝缝里,倾注着母亲的心血。那些鞋垫,传递着母亲无言的爱,更深深影响了我,让我踏踏实实走过了十几年的军旅路……

两情相悦



夜晚,值班大厅里,我在桌前的日历上打了个钩。绵延的钩,连缀起我和爱人钟爱守望的时光。荣富在驻雪域高原某部任指导员,他没有告诉我休假的确切时间,常在电话里说:“快了快了,等我回家!”这句话萦绕在我脑海里,就像夜里发光的星星,在我心里默默亮着。

荣富和我是经朋友介绍认识的。那是一个初冬的雨天,我提早出门,不料还是因堵车迟到。到餐厅时,一个高大的身影正站在门口,一手执伞,左右张望。

凭看照片后的印象,我认出了荣富。现实中看上去,他肤色较黑,显得比实际年龄成熟,那双大眼睛炯炯有神。“怕你没带伞,我在这儿等了会儿。”他黝黑的脸颊上浮现出憨厚温暖的笑容,让我略感紧张的情绪平静下来。

他是军人,我是警察,生活中相似的爱好,丰富了我们的话题,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他家离我单位有十几公里。虽是冬季,天寒地冻,但每晚下班时,荣富都会在门口等我。荣富说,趁着休假,想多接触接触,归队以后就没有那么多机会了。

一天下班后,荣富拿出一套羊毛帽子和手套。原来,他怕我路上着凉,特意买了这套保暖“装备”。还有一次,我在单位值班,荣富突然打来电话,说他在门口,让我出来取个东西。原来,我之前说起值班大厅空旷不暖和,他记在了心上,转头就买了个小暖风机送来。看着他冻得红红的脸颊,我嘴上“撵”他早点回去,可心已融化在他关爱的眼神里。

最是烟火气,温暖两人心,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

如荣富所说,等他归队了,就不太方便联系了。有时,我们视频电话聊着,他突然被叫走,过了很久才回来。视频里,他头发眉毛上结了一层冰霜。有时,他头发眉毛上结了一层冰霜。有时,他头

发眉毛上结了一层冰霜。有时,他头

发眉毛上结了一层冰霜。有时,他头

发眉毛上结了一层冰霜。有时,他头

发眉毛上结了一层冰霜。有时,他头

发眉毛上结了一层冰霜。有时,他头

发眉毛上结了一层冰霜。有时,他头

发眉毛上结了一层冰霜。有时,他头

指心一抹红

■何宇弘

说句心里话

北疆大漠,黄沙茫茫,红旗猎猎。长达一周的跨昼夜红蓝对抗演练,数十个小时方寸台前轮番鏖战,我和战友们紧绷的神经一刻不敢松懈。

“咬咬牙,再坚持坚持,要坚持到‘敌人’坚持不住时……”那晚,星夜漫漫,电台里传来连长的声音,话语间满是坚定与鼓励。

“发现疑似军干扰信号!”突然,一条信号在屏幕上闪动。我的手指在操作台上快速敲击按键,胸口那份请战书上的红手印,仿佛燃烧着我的心。在“敌”我博弈较量之间,新一轮的攻防继续展开……

天快亮时,我们取得重大“胜利”。大家相互击掌,彼此拥抱,激动热闹的氛围,让我数次热泪盈眶。直到我躺下小憩时,心情还是久久无法平静。

思绪回到收到入伍通知书那晚。那是我即将第一次离开生活近20年的老家,对新环境的憧憬和忐忑,让我辗转难眠。“弘弘,睡了吗?”父亲推开门。他手里拿着一个小盒,几页信纸整齐地折叠着,放在中央。

父亲是位医生,无法经常陪伴在我身边。那晚,他的神情罕见的郑重。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信纸,几张按着鲜红手印的请战书映入我的眼帘。

“我是一名有着23年党龄的老党员。我承诺: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不畏艰险,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在前线不计报酬,不论生死,坚决与病毒斗争,最大限

度帮助患者,为国家作贡献!”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的请战书,字里行间的赤诚之心让我心头一震。抗击非典、支援非洲抗击埃博拉病毒、抗击新冠……每一次都是生死考验。

一纸请战书的分量,到底有多重?那晚,我将小盒子郑重地放进行囊,里面还多了一张自己的入伍申请书。在那个夏天,我摺上我的红手印——“我志愿参军入伍!”心底的热血,让我暗下决心:无论多苦,都要冲在前、打头阵。

参军后,我参加驻训的地方是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那里碧空如洗、雪山连绵,壮美的景色让人惊叹;那里气候多变、氧气稀缺,艰苦的环境让人心生敬畏。我和战友们背着沉甸甸的背囊,走几步便气喘吁吁。晚上睡着睡着,帐篷里的炉火不知不觉就熄灭了。天亮后,大家还要清扫帐篷上夜夜的积雪。

当消极退缩的情绪溢满心头,我这才深刻体会到父亲传递给我的“责任感”,分量有多重。

“爸知道你辛苦,女儿,你去参军,爸爸也心疼……”那天,视频电话另一边,父亲声音有些哽咽,“可人这一辈子,20多岁正值最好的年华,正是你奋斗的好时候。你是一名战士,遇到困难就想回到‘安乐窝’怎么行?”从父亲的眼神里,我看到了心疼,但更多的是希冀。

这几年,我登过巍巍雪山,仰望苍穹,细数繁星璀璨;踏过沙滩浪花,跃入大海,搏击惊涛骇浪。每次驻训前,我都会写下一封请战书,在自己的名字上坚定地摺上一枚红手印。我不再后退,请战书上的红手印,成为我像父亲一样勇敢冲锋的见证。



家人

入伍离家前那晚,母亲从床头拿出一打厚实的鞋垫,塞进我的行囊里,对我说:“你要去当兵了,训练场上少不了摸爬滚打。我做的鞋垫结实又耐穿。”

母亲没做过鞋垫,为了我才专门找人学习的。做鞋垫最重要的一步是“打格襻”。“打格襻”步骤复杂,要一层布一层浆糊,粘上三四层,晾干后剪成鞋垫样式,再把周围粗糙的边包起来。格襻打好了,放到室外晾干,才可以拿来纳鞋垫或做布鞋。

一转眼很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晰地记得母亲打格襻、做鞋垫的样子。

思念无声

■胡红兵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母亲在木板上铺上一块布,将布压平整后,拿起一把扫帚往上刷浆糊……格襻做好后,母亲就坐在太阳底下缝。阳光明晃晃的,母亲躬着身一缝就是大半天,眼睛花了就揉揉,针有些钝了就在发丝里蹭蹭……短短1个月内,她竟做出了一打鞋垫。我入伍后,母亲每次寄东西来,里面都会放几双鞋垫,做工也越来越精。

到了部队,我一些课目考核成绩不理想,攒了一肚子“苦水”,就给母亲打电话:“娘,我不适合部队,我感觉赶不上战友。”母亲温柔地安慰我:“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但不能认输呀。”

几天后,母亲又给我寄来一些鞋垫。这一次,鞋垫上绣了6个字,“穿戎装、要自强”。短短6个字,提振我心。此

越精。

到了部队,我一些课目考核成绩不理想,攒了一肚子“苦水”,就给母亲打电话:“娘,我不适合部队,我感觉赶不上战友。”母亲温柔地安慰我:“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但不能认输呀。”

几天后,母亲又给我寄来一些鞋垫。这一次,鞋垫上绣了6个字,“穿戎装、要自强”。短短6个字,提振我心。此